

# 陸游〈書憤〉、〈感憤〉詩作之特色 及詩學意蘊探析\*

黃奕珍\*\*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 摘 要

陸游 (1125-1210) 自 59 歲至 79 歲一共寫了七題八首〈感憤〉與〈書憤〉詩，另有〈反感憤〉一首。本文以〈離騷〉與《韓非子·孤憤》為參考座標，將此類詩作置於歷代相關作品中考察，發現以下三項特色：

一、重新釐定「外族」的角色：視金人之出現為出自老天的允許，並揭示上天的運行規律，以保證外族的終將滅亡。二、以系列詩作剖析「自我」：將才俊德美的「自我」作為主體，拓展其內在的精神空間，標舉堅毅不屈的愛國情操。三、以〈反感憤〉修正書寫路線：收攏張商英與李光偏離傳統的內涵，把尋求精神解脫、專注當下、愉悅度日的部分作為對反。

其詩學意蘊在於強調「自我」以凸顯傳統論述的焦點，為符應時代需要整合異族與上天的功能，並以〈反感憤〉延續之前的主流。

**關鍵詞：**陸游，〈書憤〉，〈感憤〉，自我，愛國詩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宋代文獻新視野：研究課題及方法的反省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2019 年 12 月 21 日），後經改寫而成，謹向講評人淺見洋二教授、本刊匿名審查委員與編委會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yijen@ntu.edu.tw

## 一、前言

陸游 (1125-1210) 的愛國詩有其發展階段，可略分為南鄭、成都與出蜀後三期。<sup>1</sup> 出蜀之後，陸游方才開始寫作〈感憤〉與〈書憤〉詩，其中〈感憤〉三首、〈書憤〉四題五首，合而觀之，由 59 歲至 79 歲一共寫了七題八首，並有〈反感憤〉一首。

這些作品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寫於 62 歲時的〈書憤〉，<sup>2</sup> 可能因為入選於教科書，所以絕大部分的研究皆聚焦於單首的詩句解釋、疑義與全首主旨等。<sup>3</sup> 不過，這首只是陸游一系列作品中的一篇，而且也是之前許多詩人所創作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一篇。本文嘗試由這二個視角來觀察陸游此類詩作的特色，並細密地探討其承繼與創新之處。

陸游之前的類似詩作，即詩題中有「憤」字者，首數並不多，但其主題倒是相當一致，幾乎皆與政治處境之不如意或對國事的不滿有關，本文所包納的即以此為範圍。「憤怒」廣義來說，「是一種強烈情緒化的心理狀態，通常包含了對個體受到的挑釁、威脅或傷害所產生的不適感及敵對反應。」<sup>4</sup> 因此，「書憤」詩所指的「憤怒」，其實是一種縮小了界域而具有特殊針對性的情感，而且必不可免地涉及了「引起憤怒的原因」。

<sup>1</sup> 從清代趙翼開始，即將陸游詩作分為少、中、晚三期，其中第二個階段，為自乾道六年 (1170) 陸游 46 歲入蜀至淳熙十六年 (1189) 陸游 65 歲被劾罷官的二十年，是陸詩臻於成熟的關鍵時期，第三個階段則為 65 歲之後至其逝世。可是，如果仔細分析陸游的愛國詩作，不難發現這樣的分期無法符合並解釋其變化的軌跡。本人以為應以陸游至南鄭從軍為第一時段 (48 歲)、離開南鄭至成都為第二時段 (49-53 歲)，而出蜀後為第三時段 (54-85 歲)。相關說明請見黃奕珍，〈論陸游成都時期愛國詩的特色〉，《文學遺產》，5 (北京：2016)，頁 29。

<sup>2</sup>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17，頁 1346。所引陸游詩皆據此，以下僅標頁數，詩作全文見文末附錄。

<sup>3</sup> 如侍問樵，〈陸游〈書憤〉「樓船」、「鐵馬」句解〉，《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 (南京：1985)，頁 111-112；王芸，〈略談陸游〈書憤〉中的幾處疑義〉，《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 (新鄉：1980)，頁 100-101；朱東潤，〈出師一表真名世——讀陸游詩〈書憤〉〉，《世界中學生文摘》，9 (長春：2008)，頁 15-16；朱國偉，〈陸游〈書憤〉詩義再探〉，《中學語文教學》，7 (北京：2013)，頁 36-39。

<sup>4</sup> 維基百科「憤怒」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6%A4%E6%80%92>)，2021 年 3 月 31 日查詢。

就詩歌源頭而言，首先將此作為主題而寫出宏傑詩篇的當屬屈原（343 B.C.-278 B.C.）的〈離騷〉，司馬遷認為因楚國之上官大夫與屈原「爭寵而心害其能」，進讒於楚懷王，以至於懷王疏遠了屈原。「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sup>5</sup> 屈原在詩題上並未把身處於這種境況之感受明確標明為「憤」，他反而突顯哀傷、憂愁、煩悶、失意等情感。而將這種處境作出清晰的解釋，並把當事者之情感明白指稱為「憤」的，為緊接其後的韓非子（281 B.C.-233 B.C.）寫作的〈孤憤〉。

我們不妨先釐析〈孤憤〉中處於政治矛盾之三方處境。眾所周知，我們皆生存於某種社會層級之中，既有層級，則有權力高低之別。政治亦復如此。〈孤憤〉對此鋪展了三個階位，最上者當然是國君，其下則分別為重臣與智法之士。

〈孤憤〉首段分別了這二種臣僚的不同：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

並且說明了二者水火不容的原因：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其後，更細緻地闡析二者不能相容的幾項具體理由：其一，重臣專擅權勢，控制內外，智法之士無從進用。其二，重臣建立黨羽，逢迎主上，智法之士受到排擠：「治辯之功治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其三，重臣最後必失寵得禍，「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sup>6</sup>

<sup>5</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清同治金陵書局本），卷 84，〈屈原賈誼列傳〉，頁 2482。

<sup>6</sup> 韓非，《韓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浙江書局本），卷 4，〈孤憤〉，頁 29-31。

這些敏銳而透徹的觀察，應該很能打動此後求取功名、處身官場的士子與官吏。而且，也清楚地呈現了以下的政治位階圖：

君主—重臣  
智法之士

君主處於最高位階，手握任用臣屬的大權。重臣受到君主的寵信，因而擁有相當的權力，而智法之士則因上述種種原因，屈居劣勢，難以得到君主的青睞，晉身重臣之列，從而報效國家。重臣有權勢而無才德，智法之士有才德而無權勢。這種不公不義的、孤立無援的處境，正是韓非子之所以「憤怒」的原因，二者合而為「孤憤」。

回頭看看〈離騷〉其實也蘊含了可與之類比的內涵：例如智法之士與重臣的區別，屈原對本身之修能與美德可謂再三致意，並將自己與那些人作出徹底的切割：「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他對二者水火不容的緣由也作出詳細的列舉：「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予聽」、「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而他也用繁多的例子申明重臣最終的可悲下場：「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而且，他對手握大權的君主亦多所批評。他在對舜的陳言中舉了多個例證以說明任用賢能是聖王的標記：「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對於背離此道的楚王，他發出了不能與之長久共處的感慨：「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sup>7</sup>

<sup>7</sup> 洪興祖，《楚辭補注》，《四部刊要·集部·楚辭類》（新北：漢京文化，1983），〈離騷經第一〉，頁1-47。

雖然〈離騷〉對於政治場域中的君主、重臣與智法之士間的複雜關係未能作出如〈孤憤〉般清楚的判析，也未就智法之士的處境提煉其「孤」、「憤」之特殊情感；但其內涵已與之相類。而其濃烈的感情、瑰奇的想像、曲折反覆的訴願、上天入地的神異情節以及香草美人的多層隱喻，是〈孤憤〉難以望其項背的。

鑑於此類詩題中有「憤」字的作品常指名「孤憤」，如張商英〈孤憤吟〉、陸游「剖心莫寫孤臣憤」、「孤憤書成空自哀」等，所以本文將〈離騷〉與〈孤憤〉列為評判此類詩作的重要參考指標。

以下將以對照陸游之前此類作品的方式，釐析陸游〈書憤〉、〈感憤〉、〈反感憤〉詩作的特色，並以之論評其於詩學上的意義。

## 二、重新釐定「外族」的角色

智法之士、重臣與國君間的矛盾與衝突，在李白 (701-762) 之前，主要集中於內政層面，詩人對於君主的用人、品德及重臣的嗜欲貪利、結黨營私深表不滿。但李白的〈萬憤詞投魏郎中〉卻展現了不同的面貌：

海水渤潏，人罹鯨鯢。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於燕、齊。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九土星分，嗷嗷淒淒。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沈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樹榛拔桂，囚鸞寵雞。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子胥鴟夷，彭越醢醢。自古豪烈，胡為此繫？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儻辨美玉，君收白珪。<sup>8</sup>

此詩應寫於西元 757 年囚禁於潯陽獄中時。此前，李白參加永王李璘的勤王陣營，後永王謀反被捕、處決，李白因此受到牽連。全詩可分為三段，首段以誇張的筆法寫安史之亂所帶來的深重災難，接著細數家人離散、不能相見的痛苦，最後聲明自

<sup>8</sup>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清王注本），卷 24，頁 1409-1410。

身的無辜受害與潔淨無瑕的品行。而一切災禍始於胡族安祿山與史思明的造反。

因為安史之亂，詩人全家被捲入深重的苦難之中，他的生活與精神也受到徹底的摧毀。這與之前類似作品集中描寫單個個體之痛楚並不相同。而當朝廷面對如此的災禍時，君主如何回應挑戰也是李白描述的重點，「何六龍之浩蕩，遷白日於秦西」描述肅宗西遷鳳翔之舉，「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將安栖？」<sup>9</sup>批評肅宗立刑而始亂，表示自己並未得到公平的待遇。「南冠君子，呼天而啼」、「蒼蒼之天，高乎視低。如其聽卑，脫我牢狴」則希望國君明察冤情，而能寬赦己身，亦有不滿君主之意。可見，在李白眼中，肅宗並不是英明的君主。而此一論斷則來自於其遭受胡人作亂而繼起的反應措施。相對於自己與君主，這首詩中的重臣並非李白寫作的重點，他只有在「不好我者何忍臨危而相擠？」提到了站在對反的一方。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看到李白此詩的特點有以下數項：外族成為一切禍害的起點，君主無力招架此一禍事而對詩人作出不當的處置，重臣形象被淡化，最後則是題目拈出「萬憤」，故以極為誇張、充滿情感的筆觸描寫內心的痛苦與禍亂的深重，近似於〈離騷〉的寫作風格。

緊接著是杜甫（712-770）的〈遣憤〉，篇章不長，卻牽涉複雜的史事：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sup>10</sup>

寫作此詩那年，郭子儀與回紇再度結盟以破吐蕃，詩人針對此事作出評論：「永泰元年 [765] 十月，郭子儀使白元帥光精騎與回紇將藥葛羅，追吐蕃於靈臺西原，大破之，又破之於涇州東，於是回紇都祿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資繒帛十萬疋，府藏空竭。」<sup>11</sup> 次聯提到自從廣德元年（763）十月，郭子儀由吐蕃手中收復

<sup>9</sup> 《莊子·天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侶乎耕而不顧。」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外篇，卷5上，頁423。

<sup>10</sup> 杜甫，《杜工部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57，玉鈎草堂本），卷12，頁153-154。

<sup>11</sup> 杜甫撰，仇兆鰲注，《杜詩詳註》（新北：漢京文化，1984），卷14，頁1242，李注引《通鑑》。

長安後，代宗用宦官魚朝恩任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領禁軍，與其父肅宗如出一轍，故云「復」，也寓含「諷中人典兵，而任子儀之不專也。」<sup>12</sup> 鞭血一事，見下列記載：「元帥雍王領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子昂辭以元帥是嫡孫，兩宮在殯，不合有舞蹈，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辭以身有喪禮，不合。又報云：『元帥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豈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車鼻遂引子昂、李進、少華、魏琚各撻捶一百，少華、琚因撻捶，一宿而死。以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sup>13</sup> 事發於寶應元年(762)十月，雍王任天下兵馬元帥，於陝州會合諸道節度使與回紇援軍以進討史朝義。

杜甫對回紇的貪婪殘暴頗存戒心，而將之視為「蜂蠆」，對於護主而受鞭撻的雍王隨從，則暗致敬意，短短四十個字其實蘊含了豐富的意義。而其呈示的政治階級不但有君主、大臣，還有曾在朝為官的杜甫。君主昏昧，而大臣有好壞忠奸之別，郭子儀屬於前者，魚朝恩為後者。作為詩人的杜甫則站在郭子儀那邊，雖感到沉痛、擔憂，卻無能為力。而回紇扮演了傷害、裹脅唐室的角色，也由於它的存在，詩人得以衡量其他諸人的善惡。另外，此詩也在原本的重臣與智法之士間畫出更為細緻的層級，亦即重臣不見得完全負面化，其中亦存在善類，因而得到正義之士的支持。

之前李白以較為含蓄的比喻「海水渤潏，人罹鯨鯢」暗示中國受到安史亂事的禍害之深廣，但杜甫則直接以「蜂蠆」視之，並論斷其傷害人群的惡毒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所以，與之交手的君主與臣子均應提高警覺，不可懈怠。在此，外族不僅是一較為模糊的存在，反而變得更为切身而具有威脅性。

到北宋時期有翁續（生卒年不詳）與王令（1032-1059）的作品，其中，翁續〈感憤〉詩云：

千里寒沙遺白骨，一番新鬼哭黃雲。  
偷生同惡終相蔽，安得忠誠達聖君。<sup>14</sup>

<sup>12</sup> 同前引。

<sup>13</sup>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清道光揚州岑氏懼盈齋刻本），卷 195，〈迴紇列傳〉，頁 5203。

<sup>14</sup> 本詩的撰作緣由，見地方志的敘述如下：「政和末，上書言夏人，無故請和，邊使趙良嗣、董才

前二句寫此次討伐西夏死亡的將士，除了經略使劉法外，想必亦伴有大量軍士的犧牲。<sup>15</sup> 後二句將視角回到朝廷，意指童貫不肯據實傳報軍情，反而謊稱獲勝，能如此膽大妄為，想必有由戰場「偷生」者與之配合，故能遂其陰謀，而君主顯然遭到了蒙蔽。童貫與其同夥扮演的是負面的重臣角色，翁續對之相當不齒。而出征西夏一事則確定了翁續不同於童貫、且滿懷忠誠的立場。外族在此並未明晰化，反而是作為事件的背景，較為接近李白的寫法。

而王令的詩歌主要在陳述自己雖然遭時不遇，然而才俊志高，一直懷抱著投筆從戎、衛國建功的理想：「從來思擲班傭筆，況是西山舊有家」。<sup>16</sup> 他的〈感憤〉詩是這麼寫的：

二十男兒面似冰，出門噓氣玉蛻橫。  
未甘身世成虛老，大見天心卻太平。  
狂去詩渾誇俗句，醉餘歌有過人聲。  
燕然未勒胡雛在，不信吾無萬古名。<sup>17</sup>

王令自認能夠滅胡成名的原因是「大見天心卻太平」：他揣摩上天的心意，得知世運將朝向太平方向前進，所以其努力符合此一軌道。這裡的君主與重臣等皆隱匿未見，只有類同智法之士的作者藉著胡人來申明自己未來的政治地位，而且把外族之終將剪滅視為天意的安排。

至於李綱 (1083-1140) 的〈伏讀三月六日內禪詔書及傳將士榜檄，慨王室之艱危，憫生靈之塗炭，悼前策之不從，恨姦回之誤國。感憤有作，聊以述懷〉四首則更為繁複：

來言，妄生嫌隙，乞斬二人，以篤信好。不報，遂飄然南歸，老于滄洲之上。宣和初年，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帥師伐夏死，貫以捷聞，續哭以詩曰：『千里寒沙遺白骨，一番新鬼哭黃雲。偷生同惡終相蔽，安得忠誠達聖君。』蔡京當國，聞此詩者，皆服其直。」李修卿、林昂纂，饒安鼎修，（乾隆）《福清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 20 冊（上海：上海書店，2000，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劉玉璋刻本），卷 13，頁 320。

<sup>15</sup> 「〔宣和元年（1119）〕三月庚戌，……童貫遣知熙州劉法出師攻統安城，夏人伏兵擊之，法敗歿，震武軍受圍。」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百衲本），卷 22，〈徽宗本紀〉，頁 403-404。

<sup>16</sup> 王令，《廣陵集》，《四庫全書珍本七集》第 19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卷 14，〈感憤〉，頁 6b-7a。

<sup>17</sup> 同前引，〈秋日感憤〉二首之二，頁 8a-8b。



憶昔廷諍駐蹕時，孤忠欲挽六龍飛。  
萊公漫有親征策，亞父空求骸骨歸。  
靈武中興形勢便，江都巡幸士心違。  
累臣獨荷三朝眷，瘴海徒將血涕揮。

胡騎長驅擾漢疆，廟堂高枕失隄防。  
關河自昔稱天府，淮海于今作戰場。  
退避固知非得計，威靈何以鎮殊方。  
中原夷狄相衰盛，聖哲從來只自強。

歎息姦臣術已疎，謀身誤國竟何如。  
馬嵬不進楊釗死，關陝初臨元振除。  
王室威靈嗟索寞，蒼生環堵未安居。  
荒陬不見中原事，望斷東吳一紙書。

建炎虛席待經綸，恩賜宸章寶墨新。  
學際天人何敢爾，忠開金石庶當仁。  
孔明得主規模壯，陸贄離朝謗讟頻。  
今日追思慙至意，御書重執淚盈巾。<sup>18</sup>

詩題提及的本事是因南宋高宗不願積極抗金，而一再往南撤退，最終駐蹕杭州。衛隊將領苗傅與劉正彥因此不滿而發動兵變，於建炎三年（1129）三月六日迫使高宗寫下內禪詔書，讓位於三歲的皇子。之後，呂頤浩、張浚等人發出檄文聲討，高宗復辟。李綱因此感歎王室處境的艱困與百姓遭受的苦難。而「悼前策之不從，恨姦回之誤國」亦有具體的指涉：建炎元年五月宋高宗起用李綱為相，他上任後力陳十事，期以改革朝政，不料黃潛善等人從中作梗，李綱於主政七十餘日後罷相，並被貶至嶺南，而寫作此詩時他應已到瓊州。

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之前的政治位階圖，而金人之入侵亦是使此中各人之身分、本質益形明確的因素。君主是宋高宗，他的面目遠比之前詩作中的領袖清晰：詩題

<sup>18</sup> 李綱，《梁溪先生文集》，《宋集珍本叢刊》第36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清道光刊本），卷23，頁449。

中的他受到威脅，處境危殆；李綱對他遠避江南亦不贊成（「萊公漫有親征策」、「江都巡幸士心違」）而希望他能鼓起勇氣，堅守舊疆（「靈武中興形勢便」），並發揮天子應有的氣勢，領導宋人驅逐異族（「退避固知非得計，威靈何以鎮殊方。中原夷狄相衰盛，聖哲從來只自強」）；可惜高宗並未克盡職責，以致「王室威靈嗟索寞，蒼生環堵未安居」。他同時還抨擊高宗言而無信，先以「學際天人」、「忠開金石」延攬他擔任宰相，可是最後背棄前言，使得李綱無法如諸葛亮一般發揮所長（見第四首）。而李綱本人作為才俊德美的大臣，不僅盡心輔佐王室，還屢遭挫折，即使遠貶，仍秉懷孤忠，不減丹誠（「曩臣獨荷三朝眷，瘴海徒將血涕揮」、「荒陬不見中原事，望斷東吳一紙書」）。在這樣的陳述之中，李綱的忠誠、才能亦一覽無遺。<sup>19</sup> 李綱遠謫嶺南仍戀戀不忘君國，與屈原的心情極為類似。

雖然此處的君主所指主要為宋高宗，但由「胡騎長驅擾漢疆，廟堂高枕失隄防。關河自昔稱天府，淮海于今作戰場」看來，應該包括了丟掉北宋江山的徽、欽二帝，因此其所訾議的君主與之前詩篇皆單指不同。

至於權奸之臣，則直接被比作造成安史之亂而被賜死的楊貴妃，以及隱匿軍情而致長安告急的程元振，他們的共通點是「謀身誤國」，而其罪行亦與外族相關。然而，如若不是君王授予重任，他們如何可能闖下如此大禍？

整體看來，其所展現的政治關聯與位階便顯得更為繁多而複雜。

李綱之憤怒固然起於金人之南侵，但他對金人的角色卻有著較為多樣的描寫。他們的確「長驅擾漢疆」，但是「中原夷狄相衰盛」表明了靖康之禍不能完全歸咎外族，而應將其視為歷史發展的正常現象，重要的是我方宜秉持「聖哲從來只自強」的原則加以應對。這種認識與之前諸詩所理解的胡人角色顯然有所分別。

<sup>19</sup> 可參見李綱傳相關記載：「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為出范宗尹知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脫脫等，《宋史》，卷358，〈李綱列傳〉，頁11241。

可是，之前其他作者詩中出現的「胡人」或「外族」，在陸游詩裡卻時常作為事件或指涉之背景存在，如「諸公尚守和親策」（頁 1238）的對象即為金人，「瓜洲渡」與「大散關」指的是二次重要的抗金戰役，「劇盜曾從宗父命」指的是金人南侵之史事，「遺民猶望岳家軍」（頁 1906）的「遺民」為淪陷區受異族統治的北宋臣民，而「蘇武」是出使匈奴不屈的漢朝使節，「張巡」是抵禦安史亂軍的忠臣（頁 2312）。

而直接表明異族本質的為「天地固將容小醜，犬羊自慣瀆齊盟」（頁 1420），他稱金人為盜匪、小人、禽獸，是不講信用、慣於撒謊的民族。這與杜甫將回紇視為永遠懷抱害人之心的「蜂虿」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除此之外，其他論及異族者竟然皆與「天」互相扣合。

前面提到李綱之詩作對於異族之存在有其獨到的看法：「中原夷狄相衰盛，聖哲從來只自強。」但他強調的是中原有時是會被夷狄入侵或佔據，重要的是如何以正確的態度來應對這樣的挑戰。陸游以「山河自古有乖分」（頁 1906）來回應李綱的歷史論斷，不過卻以更為廣闊全面的圖景予以深入的解釋，將其上升至天意之等級，這是李綱未曾達到的高度。

首先，他將金人能佔據北方一事視為天地寬宏大量的表現，雖然暫且予以包容，但最後將被平服：「抉眼終看此虜平」（頁 1420），這句與王令所說的「大見天心卻太平」所預測的天下大勢走向是相似的。然而，陸游又說「上天悔禍終平虜」（頁 1906），進一步說明上天作出如此決定的深層理由：祂後悔之前下手太重，所以往後會滅金予以補救。<sup>20</sup> 而緊接著「上天悔禍終平虜」之後，陸游寫了「公道何人肯散羣？」（頁 1906）揭示出上天平虜的原則即為「公道」，執守公正、履行大道的人們是不可能離心離德、倉皇潰散的。他對於天意的認識，遠比王令更為深刻。

再者，他心目中的上天或天地，對於懷抱至誠、飽受折磨的忠臣，是具有審察、照看的意思的。李綱曾說：「憶昔廷諍駐蹕時，孤忠欲挽六龍飛。……羣臣獨荷三朝眷，瘴海徒將血涕揮」，將自己擔憂國事、眷眷不已的心情寫得淒惻動人，然而，他呈現的狀況是完全由孤單的一人所承受的。相比之下，陸游則相信上天是

<sup>20</sup> 《左傳·隱公十一年》：「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左丘明撰，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第 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卷 4，頁 80-81。

遠遠高於他的力量，而自己終究能得到認可：「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鑑孤忠。」（頁 2312）

最後則是詩人不僅能夠預測上天未來的動向，他也將過往的歷史視為上天的規畫：「四海一家天曆數，兩河百郡宋山川」（頁 1238）。北宋能夠統一天下、地廣百郡，是上天給予的。這就將王令筆下「天心」的展現大幅拓寬，增加了上天的鉅能，使其主宰性更為強大。這與李白〈萬憤詞投魏郎中〉中的「天」相較，更有著長足的推進。<sup>21</sup>

總括而言，陸游視金人之出現為老天的安排，與其他的詩篇中外族的獨立存在並不相同。「外族」既可以是禍事的肇端，如李白所述；可以是表露忠、奸的關鍵，如翁續、杜甫所云；更可以作為左右王朝興亡，並作以探詢自身地位的他者，如李綱組詩所云；而且，它的角色愈來愈具有全整性，從致亂之負面族群到必然存在的他族，現在，異族是上天整體布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三、以系列詩作剖析「自我」

〈書憤〉、〈感憤〉詩作中的憤怒是針對君主、重臣與智法之士的利益衝突所發的，而且，不論是《韓非子·孤憤》或〈離騷〉中作者皆自比為備受排擠的俊才。因此，詩人如何在此架構中展現「自我」便成為重要的觀察面向。

嵇康 (223-263) 的〈幽憤詩〉即以複雜的當代政治情勢重新敘寫自己處身其間的無奈與痛苦：此詩寫作之緣由是呂安因其兄呂巽玷辱其妻，憤而控告呂巽，不料反遭誣陷。他無奈之餘，請託好友嵇康為其作證，不料，當時受到司馬昭寵信的鍾會因之前為嵇康所蔑視，所以大進讒言，最後康、安二人同時遇害。<sup>22</sup>

<sup>21</sup> 此詩中的「天」既指君主，也有指上天之意，「人窮呼天」之舉標示了在君主之上有更為崇高的存在。

<sup>22</sup> 相關事蹟可見以下二條記載。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己。巽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異嵇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蕭統選輯，李善注釋，《昭明文選》（臺北：正中書局，1971，尋陽萬氏再刻本），卷 16，〈向子期思舊賦并序〉，頁 214。「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

嵇康在詩中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寫作視角來表現他內心的痛苦與憤怒。從一開始，他就說自己幼年喪父，成長過程中受到母親與哥哥的撫育，養成疏狂曠放的個性，雖然嚮往老莊「賤物貴身」的主張，但卻「好善闇人」，暗指自己不識呂巽與鍾會的險惡居心，之後，他說雖然「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意即在小人當道的時代，是沒有是非道理可講的，自己應該效法君子弘大的胸懷，「藏垢懷恥」，可是實在忍不住要「顯明臧否」，把是非黑白辨明清楚。他雖不想傷害別人，可總免不了受人謗詬，從而「理弊患結」，卒遭牢獄之災。衷心希望自己能像鳴雁自由在地飛向北方，或像靈芝般一年開放三次，可惜最終難以實現，也失去了「安親保榮」、與母兄相守的機會。<sup>23</sup>「自責」是本詩的主調，與〈離騷〉中詩人再三反思後仍堅信自身的潔淨、或是〈孤憤〉中韓非子的氣憤並不相同。雖然，他的自我檢討所列出的「罪名」卻如上所述，或可歸入「美德」，完全算不上「罪惡」。也就是說，〈幽憤詩〉表達的是秉志高潔、純真明理、無意於世俗功名而一心守樸養素的個人慘遭外在政治無情碾壓的經歷。

從名分來看，他和呂安是好人，類同於〈孤憤〉中的智法之士，欺壓他們的是邪惡的鍾會、呂巽與大將軍司馬昭。但當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權勢高於魏帝，以至於誅殺君主曹髦而立曹奂為魏元帝，所以亦可視其為君主。

同樣的情況亦見於唐代曹鄴 (816-876) 的〈續幽憤〉，<sup>24</sup> 這首詩題下注云：「嵇康、呂安連罪賦此詩，鄴紀李御史甘死封之事」。

由史書記載可知，李甘因揚言阻沮鄭注之拜相而得罪，被貶為封州司馬，最終死於貶所。<sup>25</sup> 而曹鄴同情他的遭遇，遂自比為嵇康，寫〈續幽憤〉意在為其申

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百衲本），卷 49，〈嵇康列傳〉，頁 1373。

<sup>23</sup> 蕭統選輯，《昭明文選》，卷 23，頁 314-315。

<sup>24</sup> 「繁霜作陰起，朱火乘夕發。清晝冷無光，蘭膏坐銷歇。惟公執天憲，身是臺中傑。一逐楚大夫，何人為君雪。忽忽鬼方路，不許辭雙闕。過門似他鄉，舉趾如遺轍。八月黃草生，洪濤入雲熱。危魂沒太行，客弔空骨節。千年瘴江水，恨聲流不絕。」曹鄴，《曹祠部集》，《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 6 輯第 3 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頁 54。

<sup>25</sup> 李甘事新舊唐書記載有所出入，若以曹鄴詩證之，則《新唐書》所云：「甘終于貶」，允為事實。「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

冤。雖然，曹鄴不像嵇康一樣，因聲援呂安而獲罪，可是，他把自己放在嵇康的位置，可能也有願為此作出犧牲的意思。此詩以悼念、抒情為主，與嵇康之作有所不同。他把自己與李甘和鄭注等作出區別，類同於智法之士與重臣之分，對君王的描寫則相較模糊，只有「忽忽鬼方路，不許辭雙闕」暗示了主上的無情與冷酷。

另外一首簡化君主之敘寫的是白居易 (772-846) 的〈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詔停歲仗憤然有感率爾成章〉：

聞停歲仗軫皇情，應為淮西寇未平。  
不分氣從歌裡發，無明心向酒中生。  
愚計忽思飛短檄，狂心便欲請長纓。  
從來妄動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sup>26</sup>

詩人針對淮西吳元濟叛亂未平，朝廷因而取消元旦朝會例行的儀仗一事，發抒他的憤慨之情。在這裡，他當然是智法之士一類，而吳元濟欲據其父封地而請朝廷予以留後之職，要脅不成憤而反叛，是叛臣亦為重臣。君主在此是白居易效忠的對象，也似乎比前述所提到的領袖更顯中性。而詩歌的後半詩人先是表明自己欲加入平定亂事的行列，之後馬上嘲笑這樣的舉措並無濟於事，這樣他就成為了徒然在旁空焦急卻無計可施的臣子。

而僅留下二句詩的李德裕 (787-850) 〈南竄途中感憤〉「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則體現了一個曾手握大權、二度拜相的重臣最終被貶至崖州的內心感受，此二句詩注云：「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並集，途中感憤，有句云。」<sup>27</sup> 由於篇幅甚小，「君主」並未被描繪，不過，他的存在與喜惡也在詩篇外部確實存在著。這二句詩標示著原先看似涇渭分明的二種臣民其實也有互相流動的可能。

---

封州司馬。」劉昫，《舊唐書》，卷 171，〈李甘列傳〉，頁 4451。「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百衲本），卷 118，〈李甘列傳〉，頁 4291。

<sup>26</sup> 白居易著，顧學詒點校，《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宋紹興刻七十一卷本），卷 16，頁 338-339。

<sup>27</sup> 王讜，《唐語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守山閣叢書本），卷 7，頁 233。

更為簡化的可以張祜（約 785-849）的〈書憤〉與〈貧居遣憤〉為代表。前首詩云：「三十未封侯，顛狂遍九州。平生鏖鏑劍，不報小人讎。」<sup>28</sup> 可見他尚未通過科舉、進入官場，而他宣示以後不會對付阻礙他的小人。後一首則花了較多的篇幅描寫貧居景況，然而他堅信「老虎終開眼，微蟲會叩頭」，最終他仍能成功走上仕宦之路：「但令吾舌在，何畏不封侯。」<sup>29</sup> 這是還未成為臣屬的智法之士的表白，正因如此，君主與重臣的影像便極為淡薄。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君主、重臣與俊才間的關係一直是「憤」詩的主要書寫內容，在比較早期的作品中這三者得到大概相等的關注，可是之後的詩篇就有著或重或輕的安排。例如曹鄴、白居易與張祜等就較少描繪君主，張祜連重臣也一併淡化。而外族的加入，也讓詩人的角色得到深化，這部分已見於上節，茲不贅述。

我們看到陸游之前的作者通常僅寫作一首此類詩歌，其中或有出之以組詩者，但集中於一時、一事，未曾見到如陸游於二十年內寫作八首之多者。<sup>30</sup> 這種創作的狀況，提供了解析的重要線索。

在這些詩作中，陸游亦有述及君王形象的，例如，最早的一首〈感憤〉（頁 1238）即以反諷的激切語氣指責孝宗未盡心於北征以恢復失土：「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而其所描繪的君主不限於當朝聖上。雖然李綱亦提及徽、欽二帝，不過其與詩中所論靖康之難與宋室南遷關係極為密切。但陸游卻大膽將北宋開國君主拉進行列中。前引詩作結尾為「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正是以宋太祖趙匡胤來反襯「今皇」有愧祖宗的罪愆，<sup>31</sup>「四海一家天曆數，兩河百郡宋山川」以誇張的語氣闡述本來承受天命領有四海的宋朝皇室，今竟有超過百郡淪陷敵手。<sup>32</sup> 而「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羶實未聞」（頁 1906）更以算帳的口吻來譴責丟掉中原實為史冊中絕無僅有的記錄。此外，韓非子以抽象的、哲理化的方式論君臣關係，杜甫、李綱等人也止於指責君王本身，不及其在歷史中的功過，但陸游卻不斷切割出某一時段以見出君主之過失，而且時段一直被拉長：由宋孝宗到宋太祖、到周宣王，最終是有史以來，這樣的評價手法是前所未見的。回到〈離騷〉對君主的描繪，其實也有一些相近之處，例如，屈原多次稱揚前代聖王、又向重華陳述自己的政見，就是以之對照楚懷王的失信、猶豫與聽從讒佞的不堪。

<sup>28</sup> 張祜著，尹占華校注，《張祜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7，宋蜀刻本），卷 6，頁 251。

<sup>29</sup> 同前引，頁 398。

<sup>30</sup> 此系列詩作請見附錄。

<sup>31</sup> 〈書憤〉的「清汴逶迤貫舊京，宮牆春草幾番生」（頁 1420）也有類似的用意。

<sup>32</sup> 《劍南詩稿校注》此句下注明列陷金的百餘郡名（頁 1238-1239），可見陸游所述近於事實。

其次是重臣。相對於〈孤憤〉中廣泛、深刻而傳神的描繪，陸游對此反而頗省筆墨。僅有如「諸公尚守和親策」的淺淺帶過，或是以「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來加以對照。

但是，作為與當權者抗衡的智法之士，他卻作了完整豐富的刻畫，可以說「自我」是此類詩作中真正的主角。如同傳統所述，他自認是不被重視的美才：「太阿匣藏不見用」（頁 1544）自比為干將所鑄的寶劍，可是卻被收藏於劍匣中，不能發揮所長。而且，他還會針對自己提出的主張說明背後的理由，藉以表示其看法之正確。例如，以寫詩之前宋人的二次大勝仗「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來證明何以能夠「中原北望氣如山」。又如，舉宗澤與岳飛二位名將的抗金事蹟「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來解釋何以終能「平虜」。<sup>33</sup>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像之前的作者只描述處於現在的自己，反而深入內在的存有，將其憤怒安置於過去／現今／未來的時間縱軸之上，從而表現了變與不變的諸多脈絡。

例如，「衰遲罷試戎衣窄，悲憤猶爭寶劍寒」（頁 2313）以持續穿試軍衣終至身材變樣的行動來表明他報國的衷心。「剖心莫寫孤臣憤，抉眼終看此虜平。……蓬窗老抱橫行略，未敢隨人說弭兵」（頁 1420），不但大膽敞開內心、直抒其孤憤之情，也交代了自己不隨流俗、堅持一貫的主張，最後望眼未來，認為終有平虜之日。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著各種痛苦與果毅，就在短短幾句詩中鋪展開來。

同樣的情況在二年後的詩作中亦有所展現：「吾輩赤心本貫日，昔人白骨今生苔。榮河溫洛不可見，青海玉關安在哉！」（頁 1544）只是語氣偏向感慨、悲傷。「昔人白骨今生苔」的景象讓他感觸良多，隨著時間的不斷消逝，他擔心北伐的志向終究不能實現，因而發出連恢復中原亦不可見，遑論擴及漢唐舊疆呢！夙志與現實的扞格，向來是他憤怒的主要原因之一：「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頁 1238）、「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幾人懷此志，送老一漁蓑！」（頁 3229）等，皆表露了相似的情懷。而且，他還會強調自己面對此等大事，明明可以放手一搏、投入戰鬥之中，卻被迫做局外人、空自著急與掛念：「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如今袖手看！」（頁 2313）

<sup>33</sup> 此詩未注云：「宗澤守東都，巨盜來歸百萬，號宗爺。岳家軍蓋紹興初語。」（頁 1346）



如果憤怒標幟著必須改正的錯誤、必須重新調整的人我關係，那麼我們可以視其為個人維護、重新取得該有地位的舉動。<sup>34</sup> 陸游長時間、多首數的創作即為此努力的表示。

然而，在現實環境中，陸游並無力改變朝廷的政策、爭取有利於北伐的職位，那麼，他只能在時不我予的焦慮中尋找某些永恆不變而能識明其主張正確的價值。幫助他對抗外在之不公與藐視的，便是他所謂的「丹心」。隨著〈書憤〉、〈感憤〉詩寫作的推進，詩人愈發看重這個他所挾發的菁華。例如，62 歲時他讚許諸葛亮「〈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認為其經過長久的歲月仍能歷久常新。64 歲時他雖自哀「孤憤」，但又堅信「吾輩赤心本貫日」。69 歲說：「白首自知疎報國，尚憑精意祝爐熏」（頁 1906），73 歲時亦如此：「鏡裡流年兩鬢殘，寸心自許尚如丹。」（頁 2313）甚至說他的忠誠只能靠天地作證：「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鑑孤忠」，不過結尾時卻陡然奮起，確認此項特質能夠超越時間、不受生死的限制，而讓他藉此永存：「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頁 2312）這種堅持不屈、至死不渝的情懷，正可與〈離騷〉媲美。

除了上述對策外，陸游於 79 歲所作的最後一首〈感憤〉亦具有特殊的涵義。在此之前的詩作（包括〈反感憤〉）俱為七律，但此詩為五律；而除了〈反感憤〉外，其餘七首詩皆書寫了憤切的情感和與詩人心志相衝突的外在政治處境。唯獨這一首以六句寫北地，而末二句捨棄了激昂的語調代之以淡淡的傷感：

形勝崢嶸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

慷慨鴻門會，悲傷易水歌。幾人懷此志，送老一漁蓑！（頁 3229）

前六句中，一、四、五句寫黃河中游一帶，二、三、六句寫黃河以北的趙魏故地。描述的重點集中於地理之形勝與人物之傑偉，「精兵」句呼應趙魏之多英豪，「要地」句直承崢嶸山潼關之險要，而五、六句則綜合人物與地點，拈出其相得益彰的狀態。從使用典故的技巧來看，幾乎皆在漢代及之前，尤其精采的是引劉邦見項羽，而「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sup>35</sup> 顯示二者的惺惺相惜與英雄氣概，至於寫荊軻出發刺秦王前的易水悲歌，則更突出了壯士慷慨赴義的情操。此外，本詩提及

<sup>34</sup> Keith Oatley, *The Passionate Muse: Exploring Emotion in Sto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33-135.

<sup>35</sup> 司馬遷，《史記》，卷 7，〈項羽本紀〉，頁 312。

的地名略與北宋領地相當，<sup>36</sup> 而未如他詩般擴及西域或更北之處，這是否也暗寓回到北宋的衷心所願？總之，全詩隱隱散發的是一股追慕、懷想的幽思，與他之前所寫的判若二途。照理來說，「感憤」應帶有高昂的怒氣，並可能化為積極的行為，如羞辱、指責、報復等，或轉向消極的表現，如抱怨、自我傷害等。<sup>37</sup> 為什麼陸游在一系列寫作的結尾卻把應有的憤怒藏了起來？也許經過了二十年，原先受憤怒驅使而付諸某種行動的條件已不再具備，例如年歲漸漸老去、民心士氣的日趨安逸等，那麼像這樣將理想定於一種充滿思慕、憧憬的時空之中，也許是以避免衝動、不過分傷神的方式來長久保存其力量吧！此詩題為〈感憤〉正表明詩人仍有憤怒，也仍能感受此憤怒，而這種表述在整個「書憤」詩的傳統中是少見的異數。

陸游的系列詩作中「自我」的部分大幅增加，內在的精神空間拓展至過去與未來，呈現「憤怒」的多元面向，而最後寫作的〈感憤〉則以與之前不同的體裁及較為平和的語氣彰示了其在此一傳統中的特出地位。

#### 四、以〈反感憤〉修正書寫路線

除了對外族的重新定位、對「自我」的深入剖析外，陸游還寫作了〈反感憤〉一詩，這是之前從未出現過的詩題。但若說其內涵全屬新創，則又未必。因為在〈書憤〉、〈感憤〉詩的寫作傳統中，是可以看到在他之前一些具有轉向意義的詩篇。

張商英 (1043-1122) 所作的二首〈孤憤吟〉即為佳例：

平津諛武帝，堯舜未為聰。歸來東閣士，稱頌比周公。勢利變人心，  
上下交相蒙。低顏望眉睫，一喜生春風。優游卒茲歲，安知朝野空。

<sup>36</sup> 「地理志云：『弘農，故函谷關也。』崔浩注云：『東自滑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者百二。』」樂史，《太平寰宇記》，《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467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卷 6，頁 673。「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注：「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清光緒王先謙刊漢書補注本），卷 69，〈趙充國傳〉，頁 2971。「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司馬遷，《史記》，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62-3263。

<sup>37</sup> 維基百科「憤怒」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6%A4%E6%80%92>)，2021 年 3 月 31 日查詢。

青青一本桑，下可百夫息。泠泠一井泉，上有千人汲。千里以爲郡，  
百里以爲邑。生齒豈不繁，教化繁爾力。何事北窗人，歎此徒勞職。<sup>38</sup>

第一首去掉後四句活脫是孤憤的標準樣本：以平津侯公孫弘作爲重臣的代表，集中而概括地總結了他與阿附之士的問題。所謂公孫弘之「諛」漢武帝，可以數事明之：如故爲布被、以示節儉；朝會之時，不肯「面折庭爭」；欲有所諫，常使人先言之；「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當武帝責問他時，以狡辯開脫，可竟又得到君主的認可。此外，他「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自奉甚儉，把所有財俸拿來供養賓客，「士亦以此賢之」。<sup>39</sup>這是三、四句如此評價他的根據。轅固生對他的囑咐可謂定評：「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sup>40</sup>

至於君主，則認爲漢武帝喜好佞臣，不可稱作英明之君。他和公孫弘及其黨羽惑於勢利，彼此欺瞞。比之韓非子所描繪的君主格調更爲低下。既然心明眼亮地寫了君主與重臣，接下來似乎應該寫作爲「智法之士」的委屈與不遇了。然而，張商英並未如此遵循舊規。

與其俯首帖耳、看人臉色，不如轉念生起歡喜之心，因而得以享受和暖融洽的生活，於是，最後這個理應悲歎憤慨的俊才再也不像之前爲朝野之無賢人而擔憂，反而是輕鬆自得地過他自己的日子。這個態度更趨向於出世的隱士，也更近於道家人物。

第二首則在這個方向上再往前推進。雖然與前首同樣用了對照的手法，但與政治位階並無關係。詩人似以桑樹、井水之利人比喻能夠教化鄰里、撫育百姓的賢能之士，他的身分並不明確。然而，即使如此，抹去了不才的君主與阿諛的重臣，詩人仍以旁觀者的角度予以藐視。他引用陶淵明自喻適志的典故：「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sup>41</sup>指自己心境悠閑、恬淡無營，如同伏羲氏之前的先民，所以看待前面所寫的人士，不免覺得他太過辛勞了。

<sup>38</sup>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16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卷933，頁10991。

<sup>39</sup> 司馬遷，《史記》，卷112，〈平津侯主父列傳〉，頁2949-2965。

<sup>40</sup> 同前引，卷121，〈儒林列傳〉，頁3123-3124。

<sup>41</sup> 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元初李注本），卷7，〈與子儼等書〉，頁188。

第一首詩歌有二個層次：在朝的君臣／超脫於此的士人；第二首也有二個層次：教化撫育鄉里的賢人／超脫世外的隱士。合而觀之，則可看到一共有三種人物：在朝的君臣／教化者／超然的詩人，其政治色彩益趨淡薄，而評價卻益趨正面。而這樣的安排也顯示了一種具有層次的開解過程，詩人先脫去對朝廷亂象的憂慮，而以個人生活作為關注的重心；而後，他再面對儒家立德化民的理想，以未落於政治系統箝制的上古先民自居。換句話說，撫育鄉里的賢人雖不具有正式的臣僚身分，但仍有為國效力的想法，而張商英卻將其一併屏棄。

而張商英為何將原先的政治身分拉開為二層，這或許與其生平有關，黃啟江有一段總評，可作參考：「大致上張商英可以說是一個頗有爭議性 (controversial) 的人物，他所受到的褒貶，或許因任中央與地方官之異而有不同。在朝任諫官或為相，立言行事涉及朋黨利害，而有較『現實』之表現，因而受議。出任地方官時，與民為善，澤及百姓，是以百姓為他立生祠。尤其他信奉佛法，熱衷三寶，支持佛教不遺餘力，民間信佛者眾，視之為衣食父母，而立生祠奉享之，亦屬人之常情。」<sup>42</sup> 第一層中對類似公孫弘之人的指責，似有其彈劾蔡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之影子，他之後亦受蔡京之讒言，名列元祐黨人碑中。<sup>43</sup> 第二層中的賢人，較近於他在地方官任內所為。然而，他仍對此二者保持著疏離的態度。

我們可以看到這二首詩題相當傳統的〈孤憤吟〉真正符合原先路線的比例僅剩不到三分之一，其內容與主旨與之前的脈絡大相逕庭，可說是開闢了嶄新的道路。

其後的李光 (1078-1159) 承繼了這樣的路線，以下所引詩詩題極長，且未如之前的作品般明白昭示有「書憤」、「孤憤」或「感憤」等，但其所述內容與政治處境極為密切，所論之重點亦為對此處境的對待之道，故亦納入考量，見〈海外氣候每歲三四月間已如劇暑。客有自吉陽至者，寓館問漢亭累日，且言吉陽氣候晝夜如炊，因歎此邦之勝。乃知人生無有足時，不經熱惱，豈知平日之清涼乎？故古之達者每以此對治。釋氏云：推落大火坑，火坑變成池。皮鞋和尚以為即時清涼也。蘇公亦云：嶺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予謫居嶺海踰十五年，見聞習熟不以為異。因作此詩以自慰，且以警世之賤丈夫一不快即愁歎怨憤或譏謗怒罵，如柳劉之徒，蓋未足以語此也〉：

<sup>42</sup> 黃啟江，〈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中華佛學學報》，9（新北：1996），頁131。

<sup>43</sup> 脫脫等，《宋史》，卷351，〈張商英傳〉，頁11096。

客自東來說吉陽，始知儋耳本清涼。  
潮聲卷海千峯雨，月色侵門滿地霜。  
更欲何方尋佛國，此生真欲老蠻鄉。  
安心守一師吾祖，尚覺人間日月長。<sup>44</sup>

由詩題所云「謫居嶺海踰十五年」可知此詩應寫於 1144 年移居瓊州後至 1155 年秦檜死內遷郴州止。在此期間，他曾於 1150 年移至昌化軍。<sup>45</sup> 李光本來對其地之酷熱感到相當難受，但因聽了由吉陽來的賓客談及彼處「晝夜如炊」，比較之後，才歎美「此邦之勝」。之後，便由此例推演至人生，並引佛經與東坡詩作為論據。<sup>46</sup> 詩題所云：「推落大火坑，火坑變成池」，語意並不充足，其真正意涵要加上後二句「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才能突顯，亦即藉助觀音的教誨，改變心念，便可將目前的苦況視為勝境。而東坡詩先以江月、江水洗滌心肝，亦即變化其心念，故之後才能以清安的心情對治處於瘴毒之地的艱困。有了前賢實際悟道的事例，李光才能有以下的體會：對於嶺海之炎熱，他本來覺得就是炎熱，沒什麼好說的，不過經此一事，才發覺與吉陽相比，這裡的狀況其實更為不錯。

最後，他以此領悟對照另一組作者，即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認為他們對應逆境的心態殊為可議。雖然未指明他們所處的境地，但柳、劉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而此時李光也因與當政者不合而被貶。換言之，他以為在這種處境下，自己採取的知足常樂、即時清涼的對應方式，比起柳、劉等「賤丈夫」，實在是高明太多了。而柳、劉二人「愁歎怨憤或譏謗怒罵」的反應，與自〈離騷〉、〈孤憤〉以降的書寫傳統是相當符合的。

再來，詩篇中前二句承接詩題所論，簡潔地點出「儋耳本清涼」的要旨，三、四句以具體的物象闡明「清涼」主意，把潮聲寫成「千峯雨」、月色比為「滿地

<sup>44</sup> 李光，《莊簡集》，《宋集珍本叢刊》第 3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卷 5，頁 754。

<sup>45</sup> 脫脫等，《宋史》，卷 363，〈李光列傳〉，頁 11335-11342。

<sup>46</sup>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張松輝注譯，丁敏校閱，《新譯妙法蓮華經》（臺北：三民書局，2000），〈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頁 511。所引東坡詩為〈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漙。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蘇軾著，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 44，頁 2230-2231。

霜」，感覺沁涼無比。五、六句接續首聯主意，把自己所在的邊遠「蠻鄉」變作崇高的「佛國」，也具體說明了心念之轉變得可以改善本來難堪的處境，而現今所在之處即為長久以來追尋的樂土、勝地。詩的末二句則聲言將師從四祖道信之修行法門，度過悠長的人生。「安心守一」應指持守之前所得的體悟，不令退轉，這樣往後的歲月就不再令人難受而感到漫長了。言下之意，正是表明在未得此領會之前著實度日如年。

李光此詩已無意於陳示政治之位階及己身與君主、重臣間的矛盾，將典型的內涵切割予柳、劉，並在詩題中以簡單一句帶過，詩篇的重心放在如何對應之上，並且視仕途之挫折為悟道、惜福的機緣：「乃知人生無有足時，不經熱惱，豈知平日之清涼乎？」可以說他在張商英的寫作基礎上作了更大的推進。

分析以上二題三首詩後，接下來我們看一首陸游寫的〈反感憤〉：

膊膊庭樹雞初鳴，嚙嚙天衢雁南征。  
百年朝露豈長久，萬事浮雲常變更。  
出處有心終有愧，聖賢無命亦無成。  
西疇雖薄可自力，雙犢且當乘雨耕。（頁 1544）

此詩題下有作者自注，云：「明夜讀前作而悲，乃復作此自解。」前作是指作於前一天的〈感憤秋夜作〉：

月昏當戶樹突兀，風惡滿天雲往來。  
太阿匣藏不見用，〈孤憤〉書成空自哀。  
吾輩赤心本貫日，昔人白骨今生苔。  
滎河溫洛不可見，青海玉關安在哉！（頁 1544）

因為皆作於秋夜，二首詩的前二句皆寫其時之物色，只是一森嚴肅殺、一平和而略帶感傷。而且，庭樹鳴雞的畫面與末聯的農村耕作景象亦能互相呼應。

〈反感憤〉挑出了幾個要項來回應前作，首先是對於赤心夙志的堅持，前作擔心時不我予，最終無法完成報國之抱負，但後作則先強調人的一生譬如朝露，本無法長久，而萬事變化亦不能恆定不衰。這就先否定了他於〈書憤〉、〈感憤〉詩系列中一再申訴丹誠不改、名垂史冊的可能。

再者，前日所作寫他欲乘著壯志勇往前行，先衝至中原河洛之地，後奔赴青海玉關所在之西北邊陲。可是，後作中卻緊急煞住，把自己的生活與工作限定在目前僅有的薄田之中，期許自己認分地好好駕牛、從事農耕。

最值得玩味的是「出處有心終有愧，聖賢無命亦無成」二句。費心思量去就進退，終究可能未如人意，而不免感到慚愧；聖賢之人看破生死，不會以世俗之標準衡量自己是否成功。前句指的正是一心期願復國，太過勉強，同時也或多或少有自嘲的意味：他是多麼醉心於爭取官職以便加入北伐的行列啊！後句則針對此一執著予以解脫，不再糾結於仕隱、成敗，並以此開出末二句專注自足於躬耕之事。

所以詩題中的「反」，完全是對著原先讓詩人感到痛苦、悲哀、不自在的〈感憤〉的經典情節來說的，其用意與李光所謂的「作此詩以自慰」同一機杼。同時，這幾首詩對於解悟後的生活也有近似的描繪：張商英說從此「優游卒茲歲」，李光說「尚覺人間日月長」，而陸游則是開心地去耕作，皆以寧適的心情珍惜當下、愉悅度日。

不過，張商英的作品中解脫的思想依據較傾向於道家，李光則明顯依託於佛教，倒是陸游規矩地留在儒家的範界之中，而帶有漢魏詩作的質樸風味。他未明白表述政治處境，既不像張商英般仔細交代不同的層面，也不像李光那樣精細地繪寫真實的事件、領悟的契機與之後的改變，以至於更為簡淨。

仔細爬梳這類作品源遠流長的書寫脈絡，可以看到直到張商英才有比較清楚的轉向，然而，他仍舊以〈孤憤吟〉這樣傳統的詩題名之，只在內容上突出其別出一格的思索。至於李光，則以冗長的詩題代之，而於其中提到與之前內容有關的「愁歎怨憤」、「譏謗怒罵」，到了陸游便直接以〈反感憤〉來陳述張、李開闢的新內涵。他的這個舉措表明了維護原先感憤的基本範圍的主張，而將逸出的、與之對立的情思作為其反面，換句話說，他否定了張商英舊瓶裝新酒的企圖。由於他的堅守壁壘，因此直到宋末元初，所有題目中帶有「憤」字的詩篇皆牢牢守住原有的陣地。<sup>47</sup>

<sup>47</sup> 如蘇洵〈書憤〉，高斯得〈孤憤吟四十韻效子美對屬體〉、〈孤憤吟十三首〉，鄭思肖〈寫憤〉四首、〈寫憤〉三首。

## 五、結語

由〈孤憤〉與〈離騷〉出發，藉助其呈示的政治權力分配與抒發情感的樣態，我們可以看到陸游採取的是〈孤憤〉中與君主、重臣相抗衡的智法之士的立場，強調〈離騷〉中的惘惘孤忠、時不我予的憂慮，而捨去香草美人之象徵與詭奇的情節。

仔細觀察在陸游之前的此類作品，可以看到三項特色。首先，是對「外族」角色的重新釐定。在憤詩的書寫脈絡中，「外族」的身影於李白〈萬憤詞投魏郎中〉初次見到，詩人視之為導致國家崩壞，進而造成個人與家庭陷於苦痛的遠因。但李白不像杜甫一樣，明確指出其所屬部族（回紇）與本質，並直述外族所造成的傷害，而且，外族成為辨明忠奸的指標。這條線索在李綱的作品中有所延續，金人的入侵是使宋廷君臣的個人品質益形清晰的因素。而且，李綱的視野拉得更高：「中原夷狄相衰盛，聖哲從來只自強」，不像李、杜盯著外族，視為傷人之物，他將外族入中原視為正常的歷史現象，而把重心放在應對的正確態度上。這在陸游詩中亦有所繼承：「山河自古有乖分」，不過陸游的視界更為廣遠深厚。他承認金人的存在、視之為上天寬容的表現，然而，天對此有其規畫：因為悔禍且須遵循「公道」的準則，胡虜終將滅亡；天主宰了由過去至未來的世局，而且，祂能夠鑑察臣子的忠誠，成為孤臣堅強的心理支柱。〈離騷〉已有呼告上天的辭句，主要突出的是上天的公正與依此表現的對忠臣的支持，<sup>48</sup> 陸游也有這樣的陳述，另外，他也有繼承王令的地方，但總體來看，天的權能增大、外族變成整個天地運轉的一部分，這都是陸游此類詩作的特出之處。

其次是對詩人「自我」的深化。從屈原、韓非子開始，作者幾乎都自比為忠潔之臣、智法之士，而且是受到傷害的純正、無辜之人。嵇康如此，李白亦如此，這二位同時透露了家人的處境。另有如曹鄴是代人喊冤，而杜甫與白居易則將自己寫成憂心國事的旁觀者。張祜的美好集中於己身高昂的志向上。

陸游承繼此一路線，以其多首數、長時間的創作跨度為優勢，將才俊德美的「自我」極度放大，使其成為敘寫的主體，具有豐富的內涵與複雜的情感。

<sup>48</sup> 「余固知謗謗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經第一〉，頁9、23。



首先，主角內在的精神空間不只及於現在，也拓展至過去與未來，呈現了在此綿長的時間軸上主人翁堅毅不屈的品德。從他創作的時段與首數來看，他不像之前的作者大多針對特定的時事而作，反而像是在二十年的時間裡不斷體會這種特定的怒氣，這系列性寫作的進程除了展示內在的情感與想法外，更漸漸以「丹心」的不朽來肯定書憤的終極意義。最末一首〈感憤〉使用與之前七律詩作不同的五律體裁，內容述及理想的中原故土、語氣平和悠遠，似乎呈現一種處理憤怒的新方式，即降低強度、涵藏克制，使其復國之思能夠長久維繫。

這些在在彰示了陸游剖析自我的深度與廣度，及其於此一書寫傳統中的獨特地位。

最後則是以〈反感憤〉一詩修正之前的書寫路線。在他之前，張商英的〈孤憤吟〉是偏離固有脈絡而最具有創新性的，李光之作亦與之類同，他們尋求精神的解脫以便遠離孤憤的情緒而不再受苦。可是陸游採取的作法是將「憤怒」的範圍拉回傳統路線，而把張商英的轉向納入對反的範疇中。從此之後直至宋末元初，皆未有其他詩人逸出此一界限。此外，他的詩作題目簡單明瞭，捨棄複雜的陳述，似乎也有回歸傳統的意味。

然而，把新出的意涵列為「反」，除了堅守傳統之外，亦帶有以此作為對反的企圖。詩人的精神世界現在被一分为二，對國事蝸蟄的憤怒是一面，棄之莫復道轉而尋求個人的現世安穩與愉悅是另一面，二者綜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全體。於是，詩人可以在此半或彼半，而不須由此半到彼半，像張商英、李光的掙扎也就不一定成為必然。這種分別，前人未曾著意。

除了多元的內容外，陸游在這麼多首的詩歌中有以下幾類的寫法：

一是之前詩作中極為少見的、以形象鮮明的景語營造悠長的情韻，例如「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來暗寓南宋君臣一再虧負宋太祖開國的恩德。「清汴逶迤貫舊京，宮牆春草幾番生」作為未能解救陷金同胞的罪責之象喻。而「月昏當戶樹突兀，風惡滿天雲往來」與「膊膊庭樹雞初鳴，啞啞天衢雁南征」則預先鋪陳氣氛，使讀者易於跟進詩歌之旨意。「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洛陽宮」（頁2312）二句雙指漢唐的東、西二京，不僅與前聯提到的蘇武、張巡呼應，也由其衰敗清冷的景象暗示北方故土沉淪之悲。這不只緩解了凝重緊繃的基調，還增加了一種跌宕的美感。

而對於失職的君主、臣子的抨擊與之前的作品相比亦不遑多讓，甚至更為激越：如「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以反諷語氣譏評孝宗，「天地固將

容小醜」甚至有怪罪上天之意。他的感歎也極富情感張力，如「滎河溫洛不可見，青海玉關安在哉！」「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如今袖手看！」同時，他常以議論闡明自己的主張，例如，以「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等歷史事實來支持終將平定胡虜的論斷。最後一首〈感憤〉的「形勝崑潼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絕似兵家分析戰略的口吻。

在詩歌體裁上，由於首數多，陸游以七首七律完成〈書憤〉、〈感憤〉詩作傳統路線的拓深與整全，以一首七律界定其反面，最後藉著詩體的迴異以一首五律維繫憤怒的一定強度，也與其標榜的忠誠不死相符應。

我們知道，憤怒是針對某種威脅或挫折而起的反應，起因於個體所欲達到的目標受阻。陸游在〈書憤〉與〈感憤〉詩作中表現的奠基性情感是意識到他深心所望之北伐復國大業終究無法透過個人的踐履完成，從而生起層次豐富的怒氣，包括了由較舒緩的無奈到激動的憤慨。正因陸游視剿滅金人為終生的志向，因此他個人的失意不遇便與之相連相繫，正如同在他之前的相關詩作一樣，詩人把自己放在一個政治圖譜中加以審視，並作出觀察報告。只是，陸游不僅由深沉廣闊的自我探析中抉發潛藏其間的家國思索，也在向外尋求家國困境之解決對策中反向確認了自己的心靈樣貌。

陸游在出蜀後才開始寫作〈書憤〉、〈感憤〉詩篇，因為在此之前，他甫離南鄭、暫居成都，這個時期實際從事復國事業的機會或可能還是比較大的，但出峽之後，就非如此了。這由他出蜀後初到山陰於 57 歲作〈書悲〉二首（頁 1061-1062）、二年後作〈舒悲〉（頁 1227），之後就開始寫〈書憤〉與〈感憤〉，直至 79 歲止。由悲而憤，似乎正是其心路歷程的傳神寫照。耄耋之年標舉「悲憤」作為詩人創作時最為核心的推動力，似可準確解釋此一創作現象：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sup>49</sup>

之前學術界的研究皆聚焦於陸游 62 歲時寫的〈書憤〉一詩，本文不僅探討了他的九首相關詩作，又將此九首詩作置於歷代作品的脈絡中研析，因此，對其創新

<sup>49</sup> 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卷 15，〈澹齋居士詩序〉，頁 147。寫於 81 歲。

之處以及其所根據的基礎可以有更加清晰、深刻與周全的認識。而且，也能夠抉發此類詩作在自先秦到南宋的詩歌流變中的詩學意蘊。換言之，他特意強調「自我」以凸顯傳統論述的焦點；為符應時代需要整合異族與上天的功能；並以〈反感憤〉修正歧出的內涵以維持之前創作的主要版圖。藉由巧妙而多元的選擇、創造，陸游以個人的努力與才分奠定其此類詩作的地位。

（責任校對：廖安婷）

## 附錄：陸游的相關作品

〈感憤〉〔淳熙十年 (1183) 十一月，作於山陰，時 59 歲〕

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曆數，兩河百郡宋山川。  
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  
( 頁 1238 )

〈書憤〉〔淳熙十三年春，作於山陰，時 62 歲〕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 頁 1346 )

〈書憤〉〔淳熙十三年冬，作於嚴州，時 62 歲〕

清汴逶迤貫舊京，宮牆春草幾番生。剖心莫寫孤臣憤，抉眼終看此虜平。  
天地固將容小醜，犬羊自慣瀆齊盟。蓬窗老抱橫行略，未敢隨人說弭兵。  
( 頁 1420 )

〈感憤秋夜作〉〔淳熙十五年八月，作於山陰，時 64 歲〕

月昏當戶樹突兀，風惡滿天雲往來。太阿匣藏不見用，〈孤憤〉書成空自哀。  
吾輩赤心本貫日，昔人白骨今生苔。滎河溫洛不可見，青海玉關安在哉！  
( 頁 1544 )

〈反感憤〉( 明夜讀前作而悲，乃復作此自解。 ) 〔淳熙十五年八月，作於山陰，時 64 歲〕

膊膊庭樹雞初鳴，嚙嚙天衢雁南征。百年朝露豈長久，萬事浮雲常變更。  
出處有心終有愧，聖賢無命亦無成。西疇雖薄可自力，雙犢且當乘雨耕。  
( 頁 1544 )

〈書憤〉〔紹熙四年 (1193) 秋，作於山陰，時 69 歲〕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羶實未聞。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

上天悔禍終平虜，公道何人肯散羣？白首自知疎報國，尚憑精意祝爐熏。  
（宗澤守東都，巨盜來歸百萬，號宗爺。岳家軍蓋紹興初語。）（頁 1906）

〈書憤〉二首之一〔慶元三年（1197）春，作於山陰，時 73 歲〕  
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鑑孤忠。阮窮蘇武餐氈久，憂憤張巡嚼齒空。  
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洛陽宮。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頁 2312）

〈書憤〉二首之二〔慶元三年春，作於山陰，時 73 歲〕  
鏡裡流年兩鬢殘，寸心自許尚如丹。衰遲罷試戎衣窄，悲憤猶爭寶劍寒。  
遠戍十年臨的博，壯圖萬里戰皋蘭。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如今袖手看！  
（頁 2313）

〈感憤〉〔嘉泰三年（1203）冬，作於山陰，時 79 歲〕  
形勝崎嶇在，英豪趙魏多。精兵連六郡，要地控三河。  
慷慨鴻門會，悲傷易水歌。幾人懷此志，送老一漁蓑！（頁 3229）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王 令 Wang Ling, 《廣陵集》 *Guangling ji*, 《四庫全書珍本七集》 *Siku quanshu zhenben qi ji* 第 19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77。
- 王 讜 Wang Dang, 《唐語林》 *Tang yuli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78, 守山閣叢書本 Shoushange congshu ben。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guwenxian yanjiusuo 編, 《全宋詩》 *Quan Songsh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5。
- 左丘明 Zuo Qiuming 撰, 杜預 Du Yu 注, 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 *Chunqiu Zuozhuan zhengyi*,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Chongkan Songben shisanjing zhushu* 第 6 冊, 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1982。
- 白居易 Bai Juyi 著, 顧學詒 Gu Xuejie 點校, 《白居易集》 *Bai Juyi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9, 宋紹興刻七十一卷本 Song Shaoxing ke qishiyi juan ben。
- 司馬遷 Sima Qian, 《史記》 *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3, 清同治金陵書局本 Qing Tongzhi Jinling shuju ben。
- 李 白 Li Bai 著, 王琦 Wang Qi 注, 《李太白全集》 *Li Taibai quan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9, 清王注本 Qing Wang zhu ben。
- 李 光 Li Guang, 《莊簡集》 *Zhuangjian ji*, 《宋集珍本叢刊》 *Songji zhenben congkan* 第 33 冊, 北京 Beijing: 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 2004, 清乾隆翰林院鈔本 Qing Qianlong Hanlinyuan chaoben。
- 李 綱 Li Gang, 《梁溪先生文集》 *Liangxi xiansheng wenji*, 《宋集珍本叢刊》 *Songji zhenben congkan* 第 36 冊, 北京 Beijing: 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 2004, 清道光刊本 Qing Daoguang kanben。
- 李修卿 Li Xiuqing、林昂 Lin Ang 纂, 饒安鼎 Rao Anding 修, (乾隆)《福清縣志》 (Qianlong) *Fuqing xianzhi*, 《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 *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Fujian fu xian zhi ji* 第 20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 2000, 清光緒二十四年 (1898) 劉玉璋刻本 Qing Guangxu ershisi nian (1898) Liu Yuzhang keben。

- 杜 甫 Du Fu, 《杜工部詩集》 *Du gongbu 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57, 玉鈎草堂本 Yugou caotang ben。
- 杜 甫 Du Fu 撰, 仇兆鰲 Qiu Zhao'ao 注, 《杜詩詳註》 *Dushi xiangzhu*, 新北 New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4。
-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 《晉書》 *Ji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4, 百衲本 Bainaben。
- 洪興祖 Hong Xingzu, 《楚辭補注》 *Chuci buzhu*, 《四部刊要·集部·楚辭類》 *Sibu kanyao, jibu, Chuci lei*, 新北 New Taipei: 漢京文化 Hanjing wenhua, 1983。
- 班 固 Ban Gu 撰, 顏師古 Yan Shigu 注, 《漢書》 *Ha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4, 清光緒王先謙刊漢書補注本 Qing Guangxu Wang Xianqian kan Hanshu buzhuben。
- 張 祜 Zhang Hu 著, 尹占華 Yin Zhanhua 校注, 《張祜詩集校注》 *Zhang Hu shiji jiaozhu*,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shu shushe, 2007, 宋蜀刻本 Song Shu keben。
- 張松輝 Zhang Songhui 注譯, 丁敏 Ding Miin 校閱, 《新譯妙法蓮華經》 *Xinyi Miaofa lianhua jing*,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2000。
- 脫 脫 Tuotuo 等, 《宋史》 *Song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7, 百衲本 Bainaben。
- 陶淵明 Tao Yuanming 著, 逯欽立 Lu Qinli 校注, 《陶淵明集》 *Tao Yuanming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7, 元初李注本 Yuanchu Li zhu ben。
- 陸 游 Lu You 著, 馬亞中 Ma Yazhong、涂小馬 Tu Xiaoma 校注, 《渭南文集校注》 *Weinan wenji jiaozhu*, 杭州 Hangzhou: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 2015。
- 陸 游 Lu You 著, 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校注, 《劍南詩稿校注》 *Jiannan shigao jiaoz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5。
- 郭慶藩 Guo Qingfan 編, 王孝魚 Wang Xiaoyu 整理, 《莊子集釋》 *Zhuangzi jishi*, 臺北 Taipei: 木鐸出版社 Muduo chubanshe, 1982。
- 曹 鄴 Cao Ye, 《曹祠部集》 *Cao cibujiji*,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Zhongguo xinan wenxian congshu* 第 6 輯第 3 卷, 蘭州 Lanzhou: 蘭州大學出版社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2003,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Wenyuange siku quanshu ben。
- 樂 史 Yue Shi, 《太平寰宇記》 *Taiping huanyu ji*, 《文津閣四庫全書》 *Wenji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467 冊,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6。

- 劉 昉 Liu Xu, 《舊唐書》*Jiu Tang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5, 清道光揚州岑氏懼盈齋刻本 Qing Daoguang Yangzhou Censhi Juyingzhai keben。
- 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 《新唐書》*Xin Tang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5, 百衲本 Bainaben。
- 蕭 統 Xiao Tong 選輯, 李善 Li Shan 注釋, 《昭明文選》*Zhaoming wenxuan*, 臺北 Taipei: 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 1971, 尋陽萬氏再刻本 Xunyang Wanshi zaikeben。
- 韓 非 Han Fei, 《韓非子》*Hanfeiz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9, 浙江書局本 Zhejiang shuju ben。
- 蘇 軾 Su Shi 著, 馮應榴 Feng Yingliu 輯注, 黃任軻 Huang Renke、朱懷春 Zhu Huaichun 校點, 《蘇軾詩集合注》*Su Shi shiji hez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1。

## 二、近人論著

- 王 芸 Wang Yun, 〈略談陸游〈書憤〉中的幾處疑義〉“Luetan Lu You ‘Shu fen’ zhong de ji chu yiyi”,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Hen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1, 新鄉 Xinxiang: 1980, 頁 100-101。
- 朱東潤 Zhu Dongrun, 〈出師一表真名世——讀陸游詩〈書憤〉〉“Chushi yi biao zhen mingshi: du Lu You shi ‘Shu fen’”, 《世界中學生文摘》*Shijie zhongxuesheng wenzhai*, 9, 長春 Changchun: 2008, 頁 15-16。
- 朱國偉 Zhu Guowei, 〈陸游〈書憤〉詩義再探〉“Lu You ‘Shu fen’ shiyi zaitan”, 《中學語文教學》*Zhongxue yuwen jiaoxue*, 7, 北京 Beijing: 2013, 頁 36-39。
- 侍問樵 Shi Wenqiao, 〈陸游〈書憤〉「樓船」、「鐵馬」句解〉“Lu You ‘Shu fen’ ‘louchuan,’ ‘tiema’ ju jie”,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Nanjing shida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 南京 Nanjing: 1985, 頁 111-112。
- 黃奕珍 Huang Yi-jen, 〈論陸游成都時期愛國詩的特色〉“Lun Lu You Chengdu shiqi aiguo shi de tese”, 《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 5, 北京 Beijing: 2016, 頁 29-37。
- 黃啟江 Huang Chi-chiang, 〈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Zhang Shangying hufa de lishi yiyi”, 《中華佛學學報》*Zhonghua foxue xuebao*, 9, 新北 New Taipei: 1996, 頁 117-160。
- Oatley, Keith. *The Passionate Muse: Exploring Emotion in Sto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On the Features and Poetic Significance of Lu You's Poems on "Expressing Anger" and "Feeling Anger"

Huang Yi-j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yijen@ntu.edu.tw

### ABSTRACT

Lu You 陸游 wrote eight "Expressing Anger" and "Feeling Anger" poems from 59 to 79. There was another poem titled "Against Feeling Anger." Comparing these poems with those previous related poems, it is possible to discern three distinctive features.

First, he clarified the role of "foreigners." Lu You transformed the standard conception of foreign peoples, arguing that their existence was sanctioned by Heaven. He further maintained that they would eventually perish because of their violations against the divine order. Second, Lu engaged in self-analysis through a series of poems that focused on his personal talent and virtue. In these poems, he not only extended his inner spiritual space to the past and future, but also emphasized his unyielding patriotism. And third, Lu modified some portions of his previous compositions. By creating a poem with the new title "Against Feeling Anger," he took the genre in a new direction, opposing those who sought to live happily in the moment.

In conclusion, he highlighted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the "self," and fulfilled contemporary needs by reconceptualizing the functional role played by "foreigners" and Heaven in these poems. Finally, he defended the primary preserve of previous compositions by creating a poem using a new title.

**Key words:** Lu You 陸游, "Expressing Anger," "Feeling Anger," selfness, patriotic poetry

(收稿日期：2020. 4. 6；修正稿日期：2021. 2. 1；通過刊登日期：2021. 3. 10)

